學福齋集

學福齋集

卷之七序

學福齋集卷七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二佘山人文集序

北郭張君竹村刻其論道砭世之書曰適來子者余既已序之矣今茲之夏余自廣陵歸養痾潭西扉竹村過問又攜其平生所爲文四卷曰二佘山人集者屬余再序之余非知古文者豈能究竹村之所學而漫爲之序然竹村之所以自名其集者蓋非無故欲不言得乎二佘吾郡山水勝處也九峰惟佘與天馬稱高而廣倍之東西二山連亘縈曲犄藍芳樹參錯其中東山尤多奇

石明陳徵君頑仙廬遺址在焉土宜竹宜茶蒟蒻之美甲於江南方春士女如雲酒壚歌舫吾郡之觴詠以嬉者畢至故間遊於九峰春則二柰秋則橫雲至於今猶然也九峰雖二柰最幽而深宜妙普照慧日諸寺琅玕延袤環翠若繪入其中者迪然有出世之思故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往往棲託焉竹村少時好老莊神仙之說既乃逃於禪紬閱印度震旦經論宗教之旨久之反求諸吾儒之書而大適于是發爲文章沖夷演迤濟爲漾爲如雲之生而泉之流任其自然而出之蓋靜者之言也靜者愛山水是故身居北郭而意恆在于

雲霞之表泉石之間其以二柰名其集也其欲遠城市而謝塵勞明矣竹村閩吾言然乎不也竹村之友陸君嶽祥已爲每篇指陳嶽祥蕻鄕古文者其言可信於人人余唯序所以名集之故而告世之讀其文者宛入東西二柰一一尋其幽而極其勝之所至則得矣

邵豫望遺文序 代

往余守蒞浙中課取文之士每才邵生既去而猶能憶其文今年春入闈生之外舅張君果山適遊于此知生以試見抑鬱鬱感疾死張君之女未嫁而歸守於邵氏手編其夫遺文既請祁陽陳公評騭而序之矣將鋟復來丐一言余故知生者凡陳公之所論與余靡所論無異也余何贅雖然編其文為未昏之婦丐其序為歸守之女之父也則余惡得而無言也史傳節烈衆矣然皆在祭禰成婦之後未有未嫁而歸守於壻家者又或已嫁而嫠而女之父母且有欲奪其志若荀爽崔彥穆者

令張君之女獨能明從一之義得已而不已而張君又能成女之志不以爲戚而以爲善世之論人者輒曰于古人中求之是父若女在古亦僅見焉可不謂賢與梁劉令嫻爲東海徐悱婦悱卒晉安內史喪還建業令嫻爲文祭之詞甚悽愴見稱六代然攷悱本傳幼聰敏能屬文當日令嫻亦若張君之女收拾其文以垂于後則悱名與孝綽陵等矣何至寂寂到今哉生之聰敏可匹悱而張君之女必欲鋟之而傳之其視令嫻一慟而他無表見者其識則過之矣夫使生得永其年益肆力于學又得賢婦雞鳴昧旦婉娩慰勉其成就當不止于是

今不幸短折僅存經義數十篇而鋟之而傳之出于未
共牢之婦爲之丏序者未請覿之外舅也其可惻也夫
其可重也夫

非笑集自序

藝苑之有儷體不可言文弱冠時見同輩中爲此者輒非笑之未申以來比庚變故以世所尚頫首從事爲客既久所作日夠竊引篸履之例暇自刪存得若干篇於諍挫鍼治繲足以餬口彼力而食者賤者之事故古人恥之余以詼辭致語奔走四方其相去蓋無幾矣倘所謂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乎

仙遊縣志序 代

興化府之仙遊唐聖曆二年析莆田縣置初名清源天寶元年始更今名相傳何氏兄弟于此仙去縣多佳山水自唐以來名儒魁士踵出科目之盛甲七閩扶輿靈秀所鍾宜有發露彰大之者縣舊有志康熙巳酉脩後距今八十餘年事迹中絀令陳君與菲懼其久而放佚重爲編輯既錄來請序郡國之志隋始著錄而宋巳繁晁陳二氏所載無慮數百卷閩則林諝閩中記梁克家三山志林光建安志戴溪清源志胡舜舉延平志方杰淸漳新志李阜鄞江志趙彥勵莆陽志葛元隲武陽志

陳致雍晉江海物異名志其閒或出于一人或集于衆手或郡人士自撰或吏于玆者爲之今有傳有不傳而猶得據其篇名推其時代因以知升降隆替之由而皇然求致于理盖邑志者令長之元龜而法制經緯所攷鏡也不槩乎重哉故攬疆域則思所以固綱紀稽戸口則思所以勤撫字問田賦則思所以課農桑按府藏則思所以時發斂行黌校則思所以興教化育人材涖牲帛則思所以接神明致嘉氣福斯人其它若戎備隍水利禹㳂廐置與夫病坊慈幼局輿梁道路以及嘉肺之坐漏澤之園莫不竭吾心力而使咸得其宜而又月

古讀法以董之鄉飲酒禮以先之賓興鹿鳴以鼓舞之其有不率而罹于法者則刑憲隨之前乎吾者若也民若也才此民之父母也吾師焉效焉若也墨若也殘若也殄苶此民之賊也吾監而戒焉溯而褻則曰此吾民所辛苦而粒者也暮而息則曰吾民其有不寧于室者乎如是而令長之心盡心盡而職舉職舉而志不徒作矣陳君禾人居近陸清獻之鄉以進士起家蓋有意爲循吏者至此志之成吾友莊君大椿實主肄例而學官李君徐佐之莊君夙以文名江東徐爲寧化李元仲先生孫具有家法故撰次斐然昔施武子志會稽陸務觀

以爲氣壯文雅此書蓋庶幾焉可以繼趙氏淯陽而傳矣

毘陵潘氏家譜序

譜學始于晉盛于六朝中衍于唐漸衰于五季至宋而微迨元及明而寖以息矣其甚者則傅古人援名族剿謬悠無根之辭而文其苟媮牽合之過則作猶不作也是故後世之譜可法者廬陵歐陽氏趙郡蘇氏與北地李氏而三耳獻吉之書其先世嘗爲軍矣書其爲軍嘗貧賤矣書其貧賤未嘗諱也惟閭閻鄙里之人斯諱之爾諱之云者自惡其先者也夫爲人子孫而至于惡其先不孝莫大焉尚何譜之作哉嗚呼知乎此而後可以作譜矣往時客皖曾以語中丞公公曰子言是也吾家

舊有譜雖屬草未成而似有合于北地者宅曰乞序之來閩四載卒卒未暇爲辛未冬公病中復言脩譜事因向賢從繼衡索得此本益其大父稚仙先生編于順治庚子而太公兄弟繼之公與伯氏復續之迄今將百年而譜未成其愼也按譜斷自宜興諱山者自邑陵徙郡城之渚莊爲始遷之祖至公兄弟七世矣不傳古人不援名族不諱其祖禰之亂離貧困以醫自食質而該覈而不誣信乎有合于北地也雖其間體例未純篇章未具倘待于筆削而立意轂然不忘其故直可抗衡前喆踵而成之克紹先志是在乎後之元凱爾嗚呼公今乗

賓客去矣余亦將歸峰泖矣以宿諾宜踐而繼衡之請彌堅也爲攬涕而序之

歙縣鮑氏族譜序

歙之鮑氏自晉有諱伸者以護軍中尉來鎮玆土厥爲始遷之祖世居郡西族日繁衍至宋有文學諱榮者建別業于棠樾其四世孫有諱居美居安者遂家焉是爲棠樾之鮑有諱居仁者以葬母去居蜀源是爲蜀源之鮑元初有諱昌孫者又自蜀源移巖鎮是爲巖鎮之鮑蓋自郡西而之棠樾由棠樾而分蜀源由蜀源而分巖鎮族雖三而宗則一簪纓舄奕世有聞人稱極盛矣年代久遠譜牒柴池明景泰間棠樾之族有謚齋先生諱寧者辨正天原發微通儒也起而脩之斷自宋時以文

學爲始祖信而足徵合于前軌迄今叉三百年矣蜀源之後景熙克繩先人之志懼其久益難稽也鳩三族之老亜爲編纂旣成當代名公巨卿皆爲之序而吾友雲表復乞一言于余夫上而承之謂之宗旁而聯之謂之族世世而繼之謂之子孫譜也者所以敬宗收族而昭示子孫也是故王家則有宗潢公侯卿大夫則有氏族在古則爲世本于史則爲官族志爲世系表皆譜也此脩之于上者也若夫一郡一邑之中一鄉一姓之譜于以序世次辨昭穆別遠近區親疎此脩之于下者也然爲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閎通淹雅之學謹嚴簡淨

之華非誣即陋非濫即遺比比然矣今觀是譜之作發凡起例釐然井然覈而直詳而不肆簡擇而得史體蓋孝悌溢于中而文章發于外景熙其善繼謚齋先生者乎則是譜也非惟鮑氏之世守凡江東之鼎族與有式焉爾吾觀唐柳芳之論曰鄉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孰謂一譜之作不有繫于風俗人心哉鮑氏可謂世有人也已雲表名元標文學之二十五世孫好學工書爲人謙謹亦棠樾之秀云

鮑氏家譜序

譜學之不講久矣余嘗原其失蓋有二焉一則大宗小宗之制不行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因以亡一則更唐末五季之亂故家舊牒散佚殆盡而後門寒傖驟躋通顯者則別爲譜以溷眞于是杜撰職官私立名字不難厚誣古人而譜益不可究詰矣余嘗攷譜之所自周官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始作世本漢興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其後有鄧氏世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晉賈弼撰姓氏簿狀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

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而何承天亦有姓苑一篇彌之孫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唐時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俱爲世所稱而鄭樵氏族略所載總譜四十三韻譜八郡譜十二家譜六十八其在史者北齊魏收作官氏志論及諸家枝葉親姻宋歐陽脩作宰相世系表支分派別條理不紊蓋古人之重譜如此是故以之在上則尊而親以之在下則輯而睦以之別貴賤澄流品則秩而不淆以之第世次區遠近則嚴而可據是故譜立而先王敬宗收族之

意即行乎其間矣降及睨近同姓之貴者雖秦越援而親之一族之寒下者則視若塗之人焉何人心之不古而去本忘源一至此也是故有出而皇然有事於譜牒者斯亦仁人孝子之所用心也已鮑君英懷叙之右族也一日以其所鈔家譜來請序余遡鮑氏之先叔顯於春秋宣永昱信顯於漢勛顯於曹魏靚顯於晉照顯於齊蓋代有名哲矣宜英懷兄弟四人承其先德皆克敦于內行而亟亟以譜為事也其所鈔又有當於古之譜學無前之失焉余是以書之

太原王公省身錄序

太原王公省身錄六卷始自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生之歲絕筆於乾隆七年壬戌十月蓋是年四月解七閩之節其秋至京師蒙

聖恩改藩浙江九月履任逾月旣望薨于位舉公之問學官世行治具在焉皆公所手撰曰省身者自警也夫以公之勤懿端廉勇于爲善宜享遐齡躋卿貳而位終垣翰齒止踰甲子志業未竟遽卽道山爲可悲也公有子六人汝舟汝楫適周出也俱先卒汝彭汝諧蹇關出也汝嘉汝璧陸出也丁亥秋公之子汝嘉將歸省墓其

季汝璧奉其母陸太君就養京邸道廣陵以公之是錄來請序蓋距公棄賓客之歲二十七年汝璧已成進士官銓曹而汝嘉亦乙酉發解矣初公喪歸蜀時汝嘉五歲汝璧甫二歲從其二兄衰絰抱持而行泣呱呱哀感路人思之猶在目也今觀是錄能無悽愴于懷耶憶在庚辰陸太君攜子來浙就醫今宮傅錢尚書爲之買宅給薪水歸其女于汝璧而親教其兄弟余往視之母子相向而哭則甚戚退而謁宮傅詢其兄弟之學則又甚喜夫當其伶仃孤露萬里流轉詎料有今日耶然而轉瞬數年菀枯頓異雖其兄弟刻苦能自致于功名蓋公

之德蔭厚矣以是知天之報施善人若交手而付焉可誣哉吾于是乃大慰也夫內之翰銓臺諫外之藩臬開府仕宦之不可必得者公皆居之而一持以清節既沒家益貧諸子發憤讀書惜汝彭旋卒汝諧以疾廢所倚者兩兒弟耳前之所爲兩兒弟無忝矣今去而服官于朝克行其所學以繼公之志後之所爲其可不勉與則奉是錄爲家法爲政經朝夕兢兢從事焉吾知公必含笑于九原爾余客公幕府者最久有緇衣之雅而兩兒弟又嘗問業故歸其書而繫之以此

家萩林觀察晛芝書屋圖序

吾同姓弟萩林觀察爲眞州之山長三年人士翕從諸生之在門者奉之若河汾之王氏白鹿之朱子而其中心愛敬之至雖幼之於長子之於親不是過也傳有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乃今庶見之矣今年秋吾弟來揚州過余逆旅手一册曰晛芝書屋圖者將詩之而屬余序之其弟子之居揚者曰是芝也實生於庭先生諱之而不言其文字之祥乎或曰先生年將七十矣其命之以晛芝者其自寓乎夫芝之見於經見於史見於諸子見於圖緯見於黃帝書見於神仙之紀丁部之編者衆

矣然吾觀是圖而徵之眞之人士蓋有取於芝者有三說焉一曰芝之生於土土氣和故芝屮生吾弟之主講席也諸生有問焉無不告有疑焉無不析其晨夕諄諄焉教之者無不本於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士氣和矣一曰大夫之舉芝蘭山長之於諸生與學使者異學使之任在懲勸山長之分在鼓舞吾弟以君子待諸生而諸生亦以君子自處以士大夫望諸生而諸生亦以士大夫自期其翠然而力於學與日以舉見於

王庭是其應也一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

志其香吾弟之在眞州三年矣諸生之秀者日以茂僕者日以材其壯者日以有就而少者亦勉而日躋焉蒸然胥忘於化焉莊生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其入室之驗乎蓋吾之有取於芝者其說如此然芝之爲物恆產崇山邃谷之中雨露是濡樵蘇不至造化者若獨有厚於茲是故不隨榮悴於凡卉而自致不朽吾弟以大科受

天子恩遇由詞館歷憲司引年而歸與諸生講明實學年將七十優游樂志以覩芝之壽於山谷者何以異是文字之祥也夫芝之特草之微者耳而或爲之詩歌或爲

之圖繪或且以入獻爲

國家瑞惟其超然自異於衆也況士大夫之有道而文

者其自視當何如豈以年晚而自釋也哉則吾弟之爲

是圖其果有所寓乎無所寓乎其以吾言爲嚆矢也乎

吳迂民夢游圖序

夢之爲類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而高宗之夢賚良弼斯干之夢熊羆蛇虺無羊之夢衆魚旐旗見於書見於詩見於周官者衆矣而其詳莫著於春秋夢天使則燕姞趙嬰夢河神則楚成得臣夢其先則衛成及孔成之於康叔曹人之於振鐸昭公之於襄公韓宣子之於文公荀偃之於厲公夢鬼物則晉景公之於大厲與二豎平公之於黃能鄭人之於伯有幻而至於叔孫之夢天壓己昭公之夢己爲大鳥奇而至於蒯聵之夢譟聲伯之夢瓊瑰趙簡子之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甚而至於昭七年一歲而述夢者四晉景公一卒而敘夢者三是皆夢之見於經傳者也其它見於載記諸子之書若華胥鈞天帝所渭濱處女鼓琴神人執鉞獵者訟鹿役夫爲國君乘車入鼠穴之屬凡以夢言者更僕難數也是故役者夢也存者亦夢也去者夢也來者亦夢也夫安知夢者之不爲眞耶眞者之不爲夢耶夫安知大夢之不卽爲大覺耶漆園氏之言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斯亦善論夢矣吾安得黃帝甘德長柳之占而博觀之也哉客憁甚雨假寐初醒吳君迂民攜夢游圖乞序余因告以曩之說且笑謂曰余適自夢中來

而子又驅我以入夢耶夢耶游耶夫安知昔之夢眞而今之夢妄耶昔之游是而今之游非耶子休矣子之爲是圖固因夢而求夢余踵而爲之序不且夢中又說夢哉於是迂民亦大笑而起曰辨哉子言請即以子之言序吾夢

學福齋集

卷之八　序

贈陳洪璋序

學福齋集卷八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文昌會序

周官之太祝辨六號其一曰神號則知迎神而饗之其號不可不正也今士之祀文昌神其號之曰梓潼曰司祿曰帝君非也夫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文昌星名天神也梓潼山名地示也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文耀鉤曰文昌宫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宫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

又考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則文昌之爲天神而不得以地示號之明矣周官之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鍔曰司命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蓋司民者主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令則以爲司科名爵祿之神矣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所以祀天皇大帝穆淸之表帝祇有一凡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之帝坐猶天子之內朝外朝行朝也是故四時迎氣兆五帝於四郊

後儒猶議之今乃以文昌之星而號之曰帝乎吾觀唐孫樵祭梓潼神文祇言其飛芒射天劈雲飄雨之靈未嘗有科名爵祿之禱也特出於後世李釋之所為儒者勿道也然古者百事之舉必祀之以神是故農祀靈星蠶祀天駟今以文昌而士祀之宜號曰文昌之神則名正而祀順矣今茲中春二日及門周生將與其同人舉文昌之會來乞一言是祀也先儒陸清獻公嘗辨之余復申之為書于冊以諗學者云

同里十老會序

同里十老會者蓋皆城西之年自七十餘至幾六十者自丙戌春始於各生之朝爲尚齒之會於其居初則九人今年春予歸自廣陵亦與焉於是在會者合予而十昔唐會昌間香山之會初衹七人白詩所謂七人五百七十歲是也其時又有二老同歸故鄉亦來斯會與前七老爲九老圖夫在古七者可益爲九則今九者獨不可是爲十乎況予嘗客於外偶歸故鄉者乎其可援以爲故乎九盈數也筆至十而一終則有始循環無已諸公之招予也其猶此意乎夫是十人也以年論之徐君

東麓年七十有二最長吳君端揆朱君又雲少欠照切一歲予族兄珠南少二歲馮君立山少九歲朱君雷照金君量玉則少十一歲矣吳君季常少十二歲諸君東宿則加少一歲而予則視徐君少四歲矣蓋皆少於徐君者故奉以爲祭酒焉考香山會中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以徐君視之今特得半耳其數若朒然即十人見在之齒合爲年六百五十六視香山之初會則又加贏焉矣夫人之生懸之桑蓬書之閩史幼而黃長而丁毛詩之我辰楚辭之初度歲一逢之親友相慶人之情也我十人幸生

聖皇熙洽之世沐浴膏澤詠歌太平因得挈豕釃酒爲
竟日之歡幸矣乎康衢之續乎是日也午而集戌而散
一枰之奕一篇之詩有觴政而不苛酒酣以往談諧閒
作或各隸事或舉禪悅取適吾意而已豈敢妄慕胡吉
諸賢而希蹤履道後者哉徐君名王昱朱君名龍鑑爲
君名勤忠朱君名永均金君名銓諸君名煌兩吳君一
名瑚一名醴族兄名天德而予之名大成也其生朝則
正月爲東龍二月爲端揆爲立山四月爲叉雲五月爲
族兄九月爲雷照十月爲壘玉爲東宿及予十一月爲
季常是十人者好尚不齊遇合各異而優游婆娑甘以

邱園老則一也諸公既各爲詩而余序於端云

送番禺沈令歸養序 代

番禺令沈君曾同以親老乞養得
旨報可而余奉權郊七閩之命假裝戒行有日矣沈君謁予乞文將以寵其行凡序之作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余之行在沈君之先其何以序爲然沈君之爲吏旣材且良其來請之意甚堅其又焉得辭也因爲之言曰
國家設科取人于進士明經外特開孝廉薦舉一途其意固求敦本篤行之士以倣古孝弟力田之制而共底于先王南陔白華之化蓋綦重矣合天下十八布政司之士其內行脩絜可以應是舉者歲不過數十人間或

有罷去者其應之之難若此取之之慎又若此則凡進于是者必戛然自異于衆足以風世厲俗而後可也沈君舉孝廉奉檄來粵由河源調東莞有獅其旁者因中吏議久之事得白起補南海改番禺並首邑難治沈君益自奮所至卓然有聲去歲之冬大計羣吏考上上諸使方倚畀之而沈君遽以乞養去可惜也然沈君故以孝廉起家太夫人春秋高番禺阻嶺海距吳甚遠白髮倚閭疴癢哽噎之不知其蹙然于中蓋有一日不能安者其以乞養去也所謂顧名而思義者與吾聞沈君之尊人奉命典黔試歸卒于道越六月而沈君生太夫人

以鞠以育克有成立其艱難辛苦宜生孝子以食其報
沈君果能以孝聞于鄉薦于
朝廷今復以將母之故乞身而去夫名者實之賓必若
沈君斯無媿焉爾沈故中吳鉅族其大父從父及其尊
人皆久在史局沈君獨以經術潤飾吏事顯名于時而
令子景淵從子懋祖後相繼爲文學侍從之臣駸駸嚮
用矣太夫人旣苦節受旌被褕狄之服而沈君亦以子
入翰林封如其官一門四世其階秩恒不出館閣之中
太夫人今年八十有四而聰明不衰烏頭鳳綍光照縉
紳余故樂得而道之也沈君歸奉太夫人遊靈巖具區

之間服與輕軒逍遙自得余且遙跂而慕之矣

送霍山張先生序

郡縣學官之與學使者其位望有崇庳其地分有上下其爲

國家長育人材奉行教化其任無殊而其感動尤易也學使者歲科巡試始莅其所部與諸生一相見學官則同在一州一邑考課燕見不時是故諸生之於學使者勢懸而嘗疏學官迹近而易親易親則情浹而教易入苟得其人而師之則游春風仰膏雨其在也可幸其去也可思其不能已於吾懷者其感之有自也已霍山張先生來教吾郡之華亭十二年矣其律已愨然而廉待

人熏然而溫又能和於其寮而謹於事上其於吾黨之士待之若親子弟來必見見必與之講學行論詩文諄諄勉進於古人之域春秋佳日則出酒翦燭驩然以相樂而於後門寒畯尤煦嫗之未嘗倦也其教吾華然其兼攝它學時亦無不然是故先生之始至以迄今茲凡肄籍於門牆者皆感之亦若子弟之於父兄咸願常侍左右得依君子之輝光惟恐一旦舍我而去也初先生以高第選入太學求仕而歸旋以賢良方正徵不樂就州縣分教於無爲合肥久之升今職每省試合肥人之遇吾郡之同舍者必問先生爲言彼中之思先生不

置以是知肥人之感先生亦如吾郡焉先生前後從宦三十餘年所居師儒之官教化之任所至士皆翕然歸之以先生之明經勤事遭逢
聖時宜有薦舉老師宿儒如漢申公轅固之爲者而今茲之夏顧以年逾七十予致仕行有日矣是以吾華之人士無不咨嗟太息惜先生之去欲留之而不得況若余之屯蹇衰拙蒙先生之知最深者哉先生之縣以霍山在其境內名古所謂天柱之山也黃帝封五嶽南嶽衡山最遠以灊嶽副之舜南巡守至南嶽即此山也漢武帝元封五年登禮灊之天柱山蓋洞天仙人之所居

璇臺璚館往往在白雲中而紫芝之玄華玉腴之屬叢生焉先生齒雖七十而善飯洪飲視聽步履強果少年所不及今歸率其鄉之子弟選勝而娛扶杖而歌將與浮邱羨門游而吾黨顧局局焉求之塵世榮悴得失去來聚散之間感而思思而託諸無文之辭以私於先生是鬱鄏之翔而藪澤之視也先生得無賑然失笑矣乎驪駒在門書以爲別

送旌德劉山人序

歲丁卯陽湖潘敏惠公撫皖余時在莫府公尚經濟實學與余講求歷法筭數有意修復管內水利皖守趙君錫禮介其客劉山人其暉來見山人習筭明儀器尤工地圖公命往圖淮北諸水圖未竟而公移鎮余偕入閩山人亦去客乇所不相聞者十八年矣去冬重過廣陵問其齒七十餘而壯健猶昔日履行城內外夜則爇炬爲圖細若豪髮徑術可數一時觀者咸指目栩自西域而山人亦以治西法名余告之曰此古準望之法不自西始也案晉書裴秀傳秀作禹貢圖十八篇其自序以

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遠近之實定于分率彼此之實定于道里度數之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有裴氏說而地圖之能事畢矣今裴氏之圖既不見于後而學者束史書不觀利瑪竇穆尼閣之徒遂自以爲神解獨得而世亦從而侈張之其亦可歎也哉且天圓地亦圓之義見于大戴禮天形撱卽王蕃鳥卵之測見于晉天文志三角之筭原本夏禹

之句股見于九章皆吾儒之法也奚獨準望之一端哉山人狀皃樸野而其聰明巧智過人其自製輿圖離合自如暗符謝希逸吾聞宣州梅勿菴先生于歷筭專門名家凡所述作有功來葉旌德爲宣之下縣其聞風而興起者與山人所居玉屏山之陽岡巒回合流泉灌輸中有良田力耕以食茶筍魚蟹之出可供賓客服則讀書課子俯仰自足超然塵壒之表載籍所稱隱君子殆其人邪其來也應臺使者某公之招將歸余以疇昔之雅爲文送之并語以所學之自如此既復自念敏惠之墓木已拱當時朋舊半爲異物而我兩人白頭相遇猶

孜孜以講學是亟布衣芒屩裹羊無恙不可謂不幸也

贈嚴金門序

武林嚴氏以詩世其家者也余舊聞顥齋先生爲西泠十子之一又與宋荔裳施愚山丁葯園諸公稱詩日下名燕臺七子欲求其集而未得今春游靈竺其鄉人爲余言先生之後累葉皆能詩心益慕之欲訪其羣從而未及也洎回櫂北游與先生之曾孫金門相遇于廣陵晨夕過從盡讀其傳家之集葢自金門上推至四世子姓婣雅無不能詩者其有聞於時宜也金門爲人勇於善所至佐當事推行德意以養民爲先嘗言縣官歲凶振貸戒以無濫遺濫故不可顧專事清覈下或希指致

捐瘠要在奉行者計赤子不計金穀斯可耳推是言也其用心與仁人何異則金門之所佐者利博矣抑余又聞顯齋先生當日秉性謙約以篤行率俗金門繼之家有子咸穎異自以先世衣冠今惟羣從一人舉於鄉所以望其子者甚厚是故所至行善盡力善人國之寶也吾友躬行善與日諸郎君鵲起安知不爲寶臣以世其德而昌其詩則嚴氏之澤其未艾乎予其行書以贈之

贈朱用九序

天下之學莫不由於讀書勤而用心苦吾觀漢淳于意初師菑川唐里公孫光悉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繼從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受黃帝扁鵲之脈書爲人胗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其讀書用心至矣是故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故太史公爲列傳醫之功名與聖知侯王將相等豈徒也哉意之言曰治病必先切其脈敗逆者不可治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往往失之今之拙工尸與

人相酬酢而指按病者之脈卒卒書一方去平時既不習靈蘭奇咳之篇而臨視又瞀于五診宜十失八九而周官所以不勝書也吾所知上海朱君用九少從碩師盡受其精方盡力學深思三十年而始出為人治胗病決死生奇驗所為湯液必則古昔又或它醫所謝者而君起之其所誤者全之故活人衆甚名日槼而曹偶多忌之者壬申秋余自晉陵疾作歸迎數醫病滋劇最後一醫飲以白虎湯幾殆朱君來曰此東垣所謂內傷也病得之心勞血虛寒熱臥四旬餘脈順尚可療進歸耆兩劑良已初朱君之方出人或怪笑之繼乃大服噫嘻

余疾本不至此其所以至此者脈亂而藥雜試衆醫之
爲也使非朱君則余殆矣然朱君未來則羣沮之方出
又怪笑之既愈而陰毁之者猶有人也何斷斷不樂成
人之美如是哉荀卿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
朱君善讀書書之載若此者多矣奚獨醫之治疾爲然
耶朱君絜而思之其亦可以醳然也已

贈程春田序

通天地人謂之儒唯醫亦然不學不可以爲儒不學不可以爲醫儒所以倚理乎醫所以寄死生非貫徹乎三才而深造之于道不可以輕試也語有之不爲良相卽爲良醫其任均其責重矣上古之苗父中古之俞柎下古之和緩文摯無論已卽南北朝之徐褚隋唐甄權孫思邈許允宗之徒其人皆有出羣之材獨見之智然非濟之以學勿能也是故儒而學大儒也醇儒也眞儒也不學斯散儒淺儒陋儒賤儒矣醫而學國醫良醫也不學斯庸醫矣莊周曰學醫費人又曰醫門多疾是故盜

殺人以兵醫殺人以藥人知訟盜而不知罪醫甚矣其蔽也然處今之世儒而不學者多矣況于醫乎則吾安得一讀書明理而又善診者與之論議乎溧陽程君春田儒者也嗜學工文爲一鬻之售以其餘治醫潛心靈素金匱之書泛覽于仲景東垣節菴瀕湖立齋諸家有得矣出游廣陵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以是名曰起今秋余病澼後心揺揺然動耳中焦焦然如有嘯者聲然者如是者累月羣醫不能療邂逅一叩門則以爲不可藥吾友江君橙里爲迎程君投一劑而良已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鄉之不能

療不可藥皆空虛鹵莽滅裂之夫也程君之一劑而良已者中有主而不爲衆所撼是學之爲也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是豈空虛鹵莽滅裂之夫所可幾哉程君于是乎不可及矣余無學人也不能爲程君言學爰進之酒而勞以辭

贈陳洪璋序

嗟乎偏之爲害豈不甚哉可爲言之而太息者也是故豐侯偏於酒密公偏於色榮夷公偏於利衞鞅偏於法王安石偏於學術彼其小者亡身其大遂至遺禍於國家皆偏之害也況偏聽生姦偏愛致溺害中於幾微其後橫潰而不可救者又不知凡幾也而況於病乎而醫可以偏治之乎夫人之病有宜攻者宜補者醫之發藥在審其病而用之不可偏也宜攻而補是助惡長慝也宜補而攻是侮弱虐柔也蓋自張景岳偏於溫補之說熾世之處方者無不奉爲律令而誤者什常八九其害

至於今未已也今年春余病左手指搐繼而蔓於擘上及於肩井一醫曰此血不榮筋也一醫曰此風淫也後一醫曰此老而虛氣血將竭也予是日投黨蔘朮地黃之屬無慮六七十劑而病益甚恹然柴立不能飯矣八月下旬吾友陳君退山言其宗人洪璋先生迎之診曰溼痰客于脾胃脾主四支本病而見於末邪得補而壅所以胃受傷而不能飯也不亟攻之敗矣予二陳湯加硝石四服病失其半去硝再六服而愈夫諸君療半載病益甚陳先生數日而良已諸君藥六七十劑未效陳先生數劑而無須是何主治之不同而奏功之易也

蓋診得其病而不偏於用藥其善如此且人故有年少而病虛者亦有老而病實者醫當察其病之虛實不當臆其年而發藥也病未去而驟補之譬猶盜入而閉門火方作而猶厝薪也是皆景岳誤之也嗟乎吾安得盡如陳先生之不偏者而與之論醫也哉爰書以贈之